

陳衍詩論合集

下冊

錢仲聯 編校

福建人民出版社



錢仲聯
編校

陳衍詩論合集

下
冊

福建人民出版社

總目

石遺室詩話	一
石遺室詩話續編	四七一
宋詩精華錄	七〇七
近代詩鈔述評	八七三
詩品平議	九二七
詩評彙編	九四九
陳石遺先生談藝錄	一〇一三
詩學概要	一〇二五
石遺室論詩文錄	一〇四一
石遺室論詩詩錄	一〇九三
遼詩紀事	一一二九
金詩紀事	一一七七
元詩紀事	一二三九
感舊集小傳拾遺	二〇二五

附錄

陳石遺先生墓誌銘	二〇五七
侯官陳石遺先生全書總序	二〇六一

目 录

總論·····	一〇二八
三百篇·····	一〇二九
楚詞·····	一〇三〇
漢魏·····	一〇三三
唐·····	一〇三七
五代·····	一〇三七
宋·····	一〇三七
金元明·····	一〇三九

總論

《說文解字》云：「詩，志也。」《毛詩序》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而莫先於《虞書》「詩言志」一語。則無志之不足爲詩也必矣。志者，自己之志，則其言必自己之言，而非公共之言矣。然直言曰言，詩又非直言己也，故《虞書》又繼之曰：「歌永言」《詩序》所謂「言之不足，又長言之，長言之不足，又嗟嘆之也。」一「參差荇菜」也，既言「左右流之」，又言「左右采之」，又言「左右芣之」。一「葛覃」也，既言「維葉萋萋」，又言「維葉莫莫」。可謂長言矣。《卷耳》篇既言「嗟我懷人」，又言「維以不永懷」。「維以不永傷」，又言「云何吁矣」。《擊鼓》篇既言「吁嗟濶兮」，又言「吁嗟洵兮」。可謂嗟嘆矣。故詩者以言情說理寫景紀事，與文同，所以言之說之寫之紀之者，與文稍不同。而及其工也，可誦可讀，又無不同。所以古者均謂之文。（昭明《文選》并選詩）有韻無韻，幾不分爲二物。（喜起賡歌，即載在《書·益稷》篇中。）後世談藝者，或謂工文者不盡能詩，工詩者不盡能文，偶舉一二人以爲證。實則工文不工詩，工詩不工文者，非其未爲，即其爲之未力者也。上自周公、孔子，下至韓、柳、歐、蘇，有不詩文并工者誰耶？

三百篇 楚詞

詩三百篇，有六義焉。大略《風》、《雅》、《頌》體制不同，賦、比、興作用殊異。《雅》、《頌》，賦多而比興少；《風》，比興多而賦少，其賦多者，皆稍長之篇，有似大、小《雅》者也，如《碩人》、《載馳》、《氓》、《定之方中》、《小我》諸篇皆是。降而漢、魏、六朝以迄唐、宋，比興日少，而賦日多，非風氣使然。比興有限，而賦無窮也。

詩之所以稍異於文者，以其達難達之隱，非比興不可，周公作《鴟鴞》以貽王是也。其他《鶉奔》、《相鼠》、《雄狐》、《蟋蟀》諸篇，其尤顯者。然《七月》、《東山》、《破斧》，又何嘗不洋洋灑灑，暢所欲言。無韵之文，大書特書，不是過也。《毛傳》曰：「登高能賦。」班孟堅曰：「賦者古詩之流也。」詩變爲賦，界在詩文之間。楚詞以賦之體，用比興之法，又界在詩與賦之間。楚詞之稱，以此體始於屈原、宋玉，皆楚人也。屈原字平，首爲《離騷經》，次《九歌》、《九章》、《卜居》、《漁父》等，宋玉則《九辯》、《招魂》，劉安《招隱士》之類，其最著者。無韵之文，奏議論事，往往用譬，但不如詩之數見耳（後世即以數見不鮮，而窮於比興，故多賦耳）。

《風》有正變，大、小《雅》亦有正變。正者治世之音，變者亂世之音。二《南》、《幽風》爲正《風》，《王風》及各國《風》爲變《風》。文、武、宣王時爲正《雅》，幽、厲時爲變《雅》。正《雅》近《頌》，固未嘗不工，變《雅》尤工。殆所謂愁苦易好歟！

漢魏

學詩當由《三百篇》，無可異辭者也。但古義深奧，且四言詩，後世罕爲，則《三百篇》又非能徑學矣。五七言莫盛於漢，而七言實始於《式微》，及甯戚《飯牛歌》，孔子《獲麟歌》，在漢莫先於《大風》，而項羽先有《虞兮》之歌。或以爲始於《柏梁》者，真數典忘祖矣。嗣是則武帝之《瓠子歌》，《秋風辭》，《天馬歌》，烏孫公主之《悲愁歌》，趙飛燕之《歸風送遠操》，東漢則張平子《衡》之《四愁》，蔡伯喈《邕》之《琴歌》。五言莫先於《國語》之《暇豫歌》，在漢則枚乘，在《古詩十九首》中，本《玉臺新詠》。然《十九首》中，「青青陵上柏」一首，顯爲東京之作。「冉冉孤生竹」一首，《文心雕龍》以爲傅毅作，「去者日以疏」以下，鍾嶸《詩品》疑爲建安中作。（原稿本下缺二頁）

晉人潘短於情，陸短於氣。宋人則顏近潘，謝近陸，而實勝於潘陸。太冲以《詠史》稱，景純以《游仙》著（鍾嶸《詩品》謂《游仙》詞多慷慨，乖遠玄宗，坎壈詠懷，非列仙之趣。李善亦謂其文多自叙，未能餐霞倒景，錙銖塵網。案：郭勸王敦以勿僅，嘆壽命之不久。《詩比興箋》述前人之議論，以爲即屈子《遠游》之思，殆知言乎？）。越石以《贈盧諶》傳（劉越石英雄失路，萬緒悲涼，故其詩隨筆傾吐，哀音無次，而自然老成）。《詠史》筆力雄邁，胸次高曠，惟八首中惜多重複之語。末造陶元亮（潛），則以仲宣之筆力，寫嗣宗之懷抱，幾於無篇不善，徒賞其田園閒曠之作，未足以盡淵明也（淵明詩如《讀山海經》十三首，多憤世之作，不獨《飲酒》九首有痛哭流涕之言也）。《詩品》列之中品，豈知言哉？

宋代謝康樂（靈運），蓋無篇不工，無語不雋者。但除起結二聯外，通體排偶，有時并起結亦排偶。前乎康樂者，惟士衡爲然。《文心雕龍》云：「老莊告退，而山水方滋。」謂晉人清談後，康樂出，以游山水詩擅名也。清沈確士（德潛）云：「陶詩高處在不排，謝詩勝處在排，所以終遜一籌（謝詩如「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耻，本是江海人，信義重君子。」非由衷之言也。清初周亮工《書影》謂康樂詩只一機杼，其《游名山志》所紀形勝，具見於詩，詩之措詞命意則盡於《山居》一賦。因歷舉康樂詩數首以誚之，是能道出康樂痛癢者）。

昔人評謝康樂爲「出水芙蓉」，顏延之爲鏤金錯采（顏詩頗少鏤金錯采處，殆謂「玉記方流，璇源載圓折」等語，然實不多），似謝優於顏。然《北使洛》、《五君詠》諸篇，則沈雄簡鍊，轉勝康樂。

鮑明遠（照）健句甚多，而出以追琢。宋敖陶孫《古今詩評》謂「如飢鷹獨出，奇矯無前」者也。《詩品》譏當時輕薄之徒，師鮑照終不及「日中市朝滿」。日中市朝滿，爲明遠《代結客少年行》（代猶擬也）中句。全詩氣勢遠出，頗近曹、劉，故輕薄者終不能及。他如《代東門行》、《代放歌行》、《代挽歌》、《代陳思王京洛篇》、《代白頭吟》、《代東武吟》、《代陳思王白馬篇》、《代昇天行》、《代邊居行》、《登廬山》、《日落望江贈荀丞》、《從過舊宮》、《吳興黃浦亭送庾中郎》、《學劉公幹》、《夢歸鄉》、《秋夕》、《和王護軍秋夕》，皆多警句。晉、宋以還，五言詩全體對偶，惟陶淵明、鮑明遠，篇中時時以單行出之。但陶開王、孟、儲、韋先路，鮑闢岑、高、韓、孟徑途。東野首聯多對起，多警闢語，多從鮑來（鮑明遠與庾開府在南北朝中，較有力量，杜少陵取之，故云「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

齊獨有一謝玄暉（朓），名章隹句，處處秀色可餐。杜甫稱鮑參軍爲俊逸，敖陶孫評謝康樂爲「東海揚

帆，風日流麗」，正可移贈小謝。與小謝後先輝映者，惟一李太白。小謝如《玉階怨》、《金谷聚》、《詠銅雀臺》、《入朝曲》、《詠邯鄲才人嫁爲廝養卒婦》、《游敬亭山》、《游東田》、《答呂法曹》、《酬王晉安》、《登孫權故城》、《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在郡卧病呈沈尚書》、《別王丞僧孺》、《同羈夜集》、《新亭渚別范零陵》、《始之宣城郡》、《之宣城郡出新亭浦向板橋》、《京路夜發》、《休沐重還丹陽道中》、《晚登三山還望京邑》、《始出尚書省》、《直中書省》、《宣城郡內登望》、《觀朝雨》、《移病還園示親屬》、《和王著作八公山詩》、《夏始和劉孱陵》、《新治北窗和何從事》、《和王主簿季哲怨情》、《和徐都曹出新亭渚》、《贈王主簿》、《奉和隋王殿下》、《望三湖》、《送江水曹還遠館》、《送江兵曹檀主簿朱孝廉還上國》、《秋夜》諸詩，佳句不勝枚舉。詩品謂「輕薄之徒，學謝朓，劣得『黃鳥度青枝』」。『青枝』句非朓之至者，故猶能劣得也。王元長《融》之《淶水曲》，去玄暉遠矣。

梁代則武帝之《西洲曲》、《河中之水歌》、《東飛伯勞歌》，猶有古意。簡文帝之《折楊柳》，元帝之《詠陽雲樓簷柳》，非無秀句，竟是律詩。一時沈約、江淹、何遜、范雲、任昉、柳惔、邱遲、吳均、庾肩吾、王籍輩，氣体皆趨薄弱。惟沈之《別范安成》、江之《望荆山》、《擬陶徵君田居》、任之《哭范僕射》、范之《別詩》、柳之《江南曲》、《擣衣詩》，可稱古體。餘如「山中有桂樹，歲暮可言歸。」（沈句）「水光懸蕩壁，山翠下添流。」（全由履迹少，併欲上階生。）（庾句）「岸花臨水發，江燕遶橋飛。」（何句）「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王句）「夜雨滴空階。」（何句）「山櫻發欲然。」（沈句）全是律句矣。

陳代之陰鏗、徐陵、張正見等，幾於無對不整，無平仄不調，全體律詩矣。隋則煬帝、楊素間有壯語，薛道衡之「空梁落燕泥」，王胄之「庭草無人隨意綠」，直晚唐人名句耳。明餘慶《從軍行》，無名氏《送別

詩》，皆盛唐名作，北朝則斛律金之《敕勒歌》，胡太后之《楊白花》外，溫子昂猶有古意，庾子山（信）則《對酒》一歌外，亦皆律句，而音調悲壯，故爲少陵所取。尚有顏之推、馮淑妃，皆有古意。（原稿本下缺半頁）

唐

詩至唐而極盛。蓋以詩取士，如漢代以經學爲利祿之途（見《儒林傳》）也。初盛中晚之說，雖分於明伐閩人高棅（見所著《唐詩品彙》），實原本於宋人嚴羽（見所著《滄浪詩話》）。唐初魏鄭公（徵）五言古，直逼建安、黃初。不待陳伯玉（子昂）、張曲江（九齡）已足復古。而陳、張《感遇》諸作繼之，遂變齊、梁以後綺靡之習。（以上初唐）王（維，字摩詰，官右丞）、孟（浩，字浩然，襄陽人，以字行）出，學陶、謝而變化之，儲太祝（光羲）、韋蘇州（應物）多近陶，柳柳州（宗元，字子厚）多近謝。後人合稱王、孟、韋、柳。然開元、天寶間，劉眘虛、常建（官盱眙尉）、王昌齡（字少伯）、皆工爲澄淡語，少伯又能爲悲壯語，高適（字達夫）、岑參（官嘉州刺史）、崔曙，工爲悲壯語，岑尤多雄傑之作。李（白，字太白）杜（甫，字子美，官工部，稱少陵）出，太白學古樂府，學小謝（中唐李益近之），而上薄魏晉（如《古風十五首》之類）。少陵合漢、魏、晉、宋、齊、梁諸大家，下逮開府（庾信），而集大成。而賈至（字幼鄰）獨長篇鉅製，有似少陵。元次山（結）《春陵行》、《賊退示官吏》等篇，本古樂府用意，創爲諷諭之體，亦本曹孟德、王仲宣傷亂諸作來也。次山所友，孟雲卿、沈千運、王季友輩，亦極能用意。（以上盛唐）盛唐以還，劉文房（長卿）、錢仲文（起）、均步武王、孟，爲淡遠之詩。而韓昌黎（愈，字退之）、白香山（居易，字樂天）兩派，崛起中唐。白詩多近《風》，韓

詩多近《雅》、《頌》。韓、孟、郊，字東野，并稱，韓五古有雄健（如《南山》、《岳陽樓別竇司直》、《調張籍》諸作）幽秀（如《秋懷》、《縣齋讀書》諸作）二種。孟全詩只五古一體，以古樂府之骨采，寫《騷》、《雅》之懷抱。警鍊殆無匹者。郊、島（賈島，字閔仙，官長江主簿）并稱，閔仙只寫寒僻之景，非東野匹也。香山五古，有諷諭（如《秦中吟》之類）閒適（尋常之作）兩種。一時元（稹，字微之）、白并稱。劉（禹錫，字夢得）、白并稱。元五古少傳作，劉亦善諷諭。至晚唐趙嘏、李群玉、陸龜蒙、劉駕、聶夷中外，罕以五言古稱者。

唐初七言古，莫先於四傑，杜工部所謂王（勃，字子安）、楊（炯，號盈川）、盧（照鄰，字昇之）、駱（賓王，官臨海丞）當時體也。其體皆數聯一轉韵（或間以五言一二聯，如駱丞之《帝京篇》）。李嶠（字巨川）、沈佺期（字雲卿）、宋之問（字延清）以下皆然（後來元白之長慶體，即用其法。如白之《長恨歌》、《琵琶行》、元之《連昌宮詞》皆是。李公垂（紳）亦工此體）。至盛唐之岑（參）、高（適）、王（維）、李（頎，東川人）而稍異。或十韵八韵而始轉，或一二韵而即轉，多寡相間，以波瀾爲節奏，多矯健之筆，悲壯之音，無平鋪直叙者（王、李間有鋪叙者）。老杜亦然。太白則雄快跌宕，間以長短句，不守故常矣。老杜則常有一韵到底者（短篇如《閬山歌》、《閬水歌》、《發閬中》、柏梁體如《飲中八仙歌》、《麗人行》無論矣。《哀王孫》、《哀江頭》、《冬狩行》、《入奏行》、《憶昔行》、《岳麓山道林二寺行》、《憶昔二首》、《寄韓諫議》等篇，皆一韵到底者）。昌黎則尤多不轉韵者（如《石鼓歌》、《山石》、《寒食日出游》、《贈張功曹》、《謁衡嶽廟》、《贈崔評事》、其最著者）。開北宋諸大家之先路。此外孟浩然、元結、韋應物、劉長卿、柳宗元、劉禹錫、李商隱，各有傳作，均非專家。韓（昌黎）門則李賀（字長吉，號昌谷，以瓌奇勝，盧仝、號玉川）以險怪傳。至於今樂府（不用古題者），則張（籍，字文昌）、王（建，字仲初）與元、白并稱，各饒傳作，而顧況（字通翁）亦工此體。

今體（亦稱近體）詩創於唐代。當時作者，以梁陳以來古詩，多裁對工整，平仄諧調，不成其爲古體，於是古體詩既復於漢魏，別創今體詩（名律詩），以示梁陳以來之作，特今體而已。五言律之著者莫先於在岳功（績），次則王、楊、盧、駱，次則陳子昂、杜審言、沈佺期、宋之問、蘇頌、張說、張九齡、崔顥輩，皆風骨高峻，氣體雄渾。其王維、孟浩然、韋應物、岑參、高適、賈至、儲光義、常建、劉昫、虛、崔曙，各自標長，一如其五言古體。而一時張謂、祖詠、王灣、孫逖，皆稱作者。惟右丞五言律有二種，一種以清遠勝，一種以雄渾勝。至杜工部則奄有衆長，李太白則迴絕千古，以盛唐而上駕初唐矣。中唐則劉長卿工於鑄意，號五言長城。錢起、郎士元、皇甫冉（字茂政）、皇甫曾（字孝常）、司空曙（字文明）、盧綸（字允吉）、李端、韓翃（字君平）、耿湋（字洪源，號大歷十子），皆工五言律。此外李嘉祐（字從一）、秦系、顧況、嚴維、劉方平、于良史、戎昱、于鵠、竇叔向、戴叔倫、李益、楊巨源，皆有名作。長慶以後，白居易、張祐、姚合（官武功主簿，所作號姚合體）、賈島、李商隱（字義山，號玉溪先生）、溫庭筠（字飛卿），其最著者。許渾（字用晦，號丁卯）、馬戴（字虞臣）、李群玉（字文山），抑其次也。七言律著名作者，略異於五言律。初唐惟沈（佺期）、宋（之問）、陳（子昂）、杜（審言），繼之者李嶠、蘇頌、張說。而崔顥、崔曙、祖詠，尤有傑作。盛唐以王（維）、李（颀）、岑（參）、高（適）、老杜爲最。而太白此體最少作，惟《鳳凰臺》、《鸚鵡洲》二首可傳，亦近古體。厥後則劉長卿、錢起、郎士元、二皇甫、李嘉祐、韓翃、秦系、盧綸、竇叔向、戴叔倫、司空曙、李端，皆饒名句。而韋蘇州爲最。中唐韓愈、柳宗元、劉禹錫、武元衡、元稹、白居易，皆有傑作，而劉、白爲多。餘則賈島、牛僧孺、朱慶餘，偶有傳作耳。晚唐小李（商隱）、小杜（牧）齊名，而義山傳作，較健較多。溫（庭筠）、李（商隱）并稱，溫亦遜矣。許渾、司空圖（字表聖）、李群玉、趙嘏、皮日休、李山甫、李咸用、方干、崔塗、李

郢、鄭谷、秦韜玉、曹唐、唐彥謙、吳融，皆一時之秀，而韓偓（字冬郎）爲最。長律（亦稱排律），七言極少（惟香山有一二首可傳者），五言多。諸帝中明皇最工。餘大概工於五七言律者皆能之。然多應制應試之作。惟杜工部既非應制，亦非應試，而此體最工。中晚以後，元、白、皮（日休，字襲美）、陸（龜蒙，字魯望），最多最工（多百十韻者）。

五言絕句，即短章古詩古樂府之變化，多用平韻，音調多和諧耳。然尚有用仄韻者（如王維之《臨高臺》、《鸛鷀堰》、《孟城坳》、《鹿柴》、《竹里館》、《辛夷塢》，李白之《玉階怨》，李益之《拜新月》，皆仄韻，此類不勝枚舉）。其最工者，王右丞、王之渙以自然勝，李太白以高妙勝，韋蘇州以古澹勝。他如崔顥之《長干曲》，金昌緒之《春怨》，王建之《新嫁娘》，張祐之《宮詞》，皆稱絕調。

七言絕句，六朝已有，亦樂府之類。至唐而極盛極工。然有兩種，一種言微旨遠，語淺情深，初唐以王勃、杜審言，開元時龍標（王昌齡爲龍標尉，供奉（李白爲翰林供奉），最稱神品。外此高岑、右丞之作，以至「蒲桃美酒」、「黃河遠上」之詞，皆擅場也。厥後李庶子（益）、劉賓客（禹錫）、杜司勳（牧）、李玉溪（商隱）、鄭都官（谷）、陸魯望（龜蒙）、陳陶諸家，可稱嗣響。其餘工各體詩者，皆有一二傳作。一種斬截高古，即樂府之遺，如高適之《營州歌》、岑參之《酒泉太守席上醉後歌》之類，不知者以爲別調非正聲，則誤矣。

唐人名作，如陳子昂、張九齡之《感遇》，宋之問《明河篇》，郭元振《寶劍篇》，李嶠之《汾陰行》，王維與裴迪輞川別業絕句之唱和，孟浩然之《岳陽樓》、《登岷山》，李白之《古風十五首》、《遠別離》、《蜀道難》、《長相思》、《獨漉篇》、《白頭吟》、《清平調》，岑參、王維、杜甫之《和賈至早朝大明宮》，岑參、高適、杜甫之

《登慈恩寺塔》，杜甫之《八哀》、《同谷七歌》、《北征》、《洗兵馬》、《飲中八仙》、《丹青引》、前後《出塞》、《諸將五首》、《秋興八首》、《詠懷古迹》五首、《哀江頭》、《哀王孫》、《茅屋爲秋風所破》、元結之《春陵行》、《賊退示官吏》、韓愈之《南山》、《感春》、《秋懷》、《此日足可惜》、《調張籍》、《石鼓歌》、《元和聖德詩》、《陸渾山火》、《龍吏》，柳宗元《掩輿夫張進骸》、《韋道安》、白居易之《秦中吟》、《長恨歌》、《琵琶行》、元稹之《連昌宮詞》、孟郊之《游子吟》，李商隱之《錦瑟》、《韓碑》，劉夢得之《金陵雜詩》，盧仝之《有蝕詩》，司空圖之《詩品詩》，王之渙之《黃河遠上》。

五代

五代詩人，多登唐末科第，其入五代而卓然名家者甚少。如南唐張泌，能爲七言古，後梁之杜荀鶴，前蜀之韋莊，張蠟，吳越之羅隱，閩之黃滔、徐夔，南唐之江爲，後梁、晉、漢之王任裕，皆能五七言今體詩。

宋

詩人之盛，唐代後以宋代爲觀止。蓋宋人詩學，各本唐法，而擴充變化之。卓然成大家者，不甚亞於唐也。宋初楊（億，字大年）、劉（筠）創爲西崑體，專學義山，專作五七言律，和者凡十五人，名《西崑酬唱

集》(西崑共十七人，楊、劉外，錢惟演、李宗諤、陳越、李維、丁謂、刁衍、任隨、劉鷺、張詠、舒雅、錢維濟、晁迥、崔宗度、劉秉、薛映)。是時王黃州(禹偁，字元之)方學杜學白，歐(歐陽修，字永叔)、梅(堯臣，字聖俞，世稱宛陵)繼之，遂開北宋風氣。永叔學昌黎，聖俞變化少陵、香山，而自成一體。一時司馬溫公(光)、蘇子瞻(軾)、王介甫(安石)，咸推重之。尤為歐公所推許，世稱歐、梅，以比唐之韓、孟，又與蘇子美(舜欽)齊名，稱蘇、梅。蘇歌行雄放，與梅之清遠閑肆者不同矣。當時為歐、梅、蘇、黃所賞者，有林和靖(逋，字君復)，蓋常建、劉昫虛之流亞也。歐、梅而後，蘇(軾)、黃(庭堅，字魯直，號山谷)、王(安石，封荆國公，世稱荆公)三大家出。蘇無所不學，以杜、韓為歸。七言皆極工，興趣才力音調，無不美備，五言次之。山谷專學杜，荆公兼學杜、韓。自是蘇門有秦(觀，字少游，有《淮海集》)、黃(即山谷)、晁(補之，字无咎)、張(耒，字文潛，號宛邱)，東坡謂秦得吾工，張得吾易。呂居仁作西江宗派圖，則首黃山谷，次陳后山(師道，字無己)。其餘徐俯、韓駒、洪龜父、駒父等二十餘人，為西江派。南宋初曾茶山、陳簡齋(與義，字去非)，詩名最著，劉會孟(宋末元初人)以比東坡。嗣是周益公(必大)雅澹學香山，陳止齋(傅良)蒼勁得少陵一體。而尤(袤)、蕭(德藻)、范(成大，字致能，號石湖)、陸(游，字務觀，號放翁，有《劍南集》)、楊(萬里，字廷秀，號誠齋)為當時五大家。尤蕭集已不傳，石湖詩學韋、儲多言山水田園之趣。誠齋詩數千首，學香山而參以半山、後山，自序亦略言之。放翁則無所不學，多至萬首，熟而生巧矣。陸、楊絕句最多，合之劉後村(克莊，字潛夫)，可謂盡絕句之能事矣。陸、楊諸家所共賞者，有姜白石(夔，字堯章)，猶北宋之林和靖也。永嘉四靈，專工五言律，翁卷字靈舒，趙師秀，字紫芝，因號靈秀，徐照，字道暉，因號靈暉，皆永嘉人。徐璣，字文淵，因號靈淵，故曰四靈。璣亦由晉江遷永嘉也。宋末則戴石屏(復古，字式之)、

謝臯羽（翱，有《晞髮集》）、鄭所南（思肖）、真山民（無名字）爲最著云。

宋人傳作如梅之《河豚》，歐之《廬山高》、《明妃曲》，東坡之《鳳翔八觀》、《烏臺詩案》各詩，蔡襄之《四賢一不肖》，石介之《慶歷聖德詩》。

金元明

金代詩人，惟一元遺山（好問，字裕之）可稱大家，精思健筆，有悲壯之音。

元代詩，多學二李（太白、長吉）。其最著者，趙子昂（孟頫，號松雪）及虞（集，字伯生，號道園）、楊（載，字仲弘）、范（梈字德機）、揭（傒斯，字曼碩）四家。元末則薩天錫（都刺）、楊鐵崖（維禎，字廉夫）二人爲最著。

明代專事摹擬，詩無真性情，不能變化。讀唐詩不必再讀明詩矣。（下原缺）